



▲于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韻 攝

▶15歲的于楓成為首批入朝參戰的志願軍中的白衣戰士。
受訪者供圖



◆退休後于楓經常參加黨史宣講活動，激發孩子們的愛國情懷。
受訪者供圖

志願軍醫護女兵于楓 出書述抗美援朝經歷

「我不是什麼大人物，但活得很值得」

接受專訪當日，老人冒着40度的酷暑出門相迎，胸前掛滿的每一枚勳章都擦拭光潔、佩戴整齊，彷彿訴說着一個戰士所經歷的烽火輝煌歲月。退休以來，于楓專注於軍事歷史研究和文藝創作，並將一本名為《一個戰地醫院的故事》的書贈送給記者。這是于楓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背景編寫的，從一個小女兵的視角，講述了一所戰地醫院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與死亡戰鬥的故事，以此紀念抗美援朝勝利70周年。

三兄妹齊參軍 14歲首立小功

1943年，于楓剛上小學，彼時的瀋陽還在日軍佔領下，她的兄長于學謙因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抗日活動被漢奸告密，只得逃離家鄉。「哥哥走後，母親被日本憲兵隊抓去拷打，回家病倒。12歲的姐姐就帶着8歲的我步入社會，開始當童工，先後在玻璃瓶廠、鐘錶廠、製墨作坊日夜勞作，不久後母親也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于楓回憶道。

「抗戰勝利後哥哥回來了，但我們的家已經沒有了，哥哥就帶着我們姐妹參了軍。」1947年7月，13歲的于楓成為了東北民主聯軍中一名文藝兵。東北解放過程中，戰場上下來的傷病員特別多，于楓等文工團員都被調到醫院幫忙。四平

戰役中，年僅14歲的于楓首次榮立一次小功。緊接着，被調到四野部隊醫院成為一名小護理員，隨軍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後來部隊一路南下，從東北邊疆到南海之濱，她都在前線醫院工作。

1950年秋，于楓所在的解放軍中南軍區二院接到命令，北上到達中朝邊境的臨江縣，並改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二分部第十三兵站醫院，當時醫院的醫護人員大都二十歲左右，15歲的于楓是最小的女兵。10月27日，醫院全體衛勤人員在紛紛揚揚的雪夜跨越鴨綠大橋抵達朝鮮長津湖以北的三浦里村。

酷寒入朝凍傷戰士無數 撿柴草日夜照料

「戰爭初期正值朝鮮酷寒的冬季，許多部隊還沒補齊冬裝就緊急入朝，在長津湖一帶與敵人惡戰，凍傷減員極為嚴重。整班、整排、整連的凍傷傷員被送到醫院。」憶起長津湖戰役，于楓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南方戰士，被卡車運到醫院後大喊着要找「孩子」（四川話「鞋子」的發音為「孩子」）。一個女護士說：「你的孩子在祖國呢，等打完仗，就能回家和孩子團圓了。」見傷員十分痛苦，護士們趕緊上車尋找，才發現戰士的雙腳已經凍死，並連同掉落的鞋子凍在車廂上，這一幕讓于楓震撼至今。

「當時醫護嚴重不足，每個護士都照顧着幾十個傷

員。我們沒日沒夜地幹，不能讓一個傷員餓着肚子，便溺床上。除了要保住傷員的生命，也要考慮他們今後的生活。」于楓講述，護士們收集積雪為傷員揉搓肢體，冒雪上山撿柴草為傷員生火取暖，許多凍傷的肢體在悉心照料下成功恢復了知覺。

編撰書籍銘記歷史 傳遞火熱家國情懷

自朝鮮戰場歸來後，于楓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投身新聞戰線多年，積累了深厚的文字功底。2000年，她集合多位老戰友的回憶資料，編撰了《抗美援朝前線兵站醫院紀實》，成為研究朝鮮戰爭的重要史料。近期出版的《一個戰地醫院的故事》則是以更加流暢和細膩的筆觸，將鮮活的故事娓娓道來。「當年，跨過鴨綠江的戰士都是青年人，所以我想把最真實的戰場故事、最火熱的家國情懷，傳遞給今天的青年朋友們。」

「這本書我已經構思了很久，近些年又有不少老戰友離世了，我越發覺得不能再耽擱。雖然我患心臟病多年，視力和腰椎也不好，但還是堅持着趕在抗美援朝勝利70周年之前完成了。」于楓說，每當寫作到深夜時分，她都會清晰地回憶起一幕幕跨越70年歲月的景象，一段段她與戰友們經歷戰火洗禮的往事。「戰地醫院的故事，提供了看待戰爭的另一種視角，那裏不止有硝煙與鮮血，還有醫患之情、戰友之情，以及充滿真、善、美的純潔人性。」



▲抗美援朝勝利70周年之際，于楓參加「崇敬英雄·關愛老兵」主題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韻 攝

▶第十三兵站醫院在抗美援朝戰場榮立集體二等功後的紀念照。
受訪者供圖



特稿 一把炒麵一把雪 艱苦歲月難忘懷

「那時候大家經常是抓一把雪吃一口炒麵，有人甚至還發明了不同的吃法。把山上積雪裝在搪瓷水杯裏，加上炒麵攪拌着吃；有的一把炒麵一把雪同時吃，因為口腔濕潤了，炒麵自然也就不那麼難嚥了。還有戰友把炒麵、雪攪合在一起團成雪球，美其名曰「什錦飯團」。」在朝鮮前線，這樣「一把炒麵一把雪」是志願軍戰士和醫護人員的「家常便飯」，偶爾分配的一些罐頭也主要留給傷員吃。她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那時為了躲避敵機，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飯，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冬天，土豆很快就凍成了硬石頭，不但啃起來挺費勁而且味道苦澀不堪，這種又苦又硬的食物有時也是吃了上頓就沒下頓。

年三十敵機突襲 乾糧充當年夜飯

1951年2月5日是志願軍入朝後的首個大年三十，跟隨大部隊向三八線進軍的戰地醫院一改往日的凍土豆、壓縮餅乾和炒麵這「三件套」，準備了一桌可口的年夜飯，不但有白米飯，還有雞蛋粉麵烙成的「攤黃菜」，以及朝鮮老鄉提供的酸辣泡菜。然而就在開飯之前，幾架敵機從上空飛過，于楓一行急忙躲進防空洞避難，所幸無人受傷，但臨時伙房遭到轟炸，盛着大家年夜飯的行軍鍋也被炸毀。
「好好的一頓年夜飯就這麼糟蹋了，我們只能打開乾糧袋繼續吃『家常便飯』。」于楓說，現在講起這段往事，很多年輕人都只覺得有意思，可對我們老兵來說，那段艱苦的歲月一輩子都難以忘記。「每當坐在餐桌旁看着豐盛的飯菜，我都想起朝鮮前線那把炒麵一把雪的日子。」

「護士姐姐，不用餵藥了，謝謝你」

現實戰場的慘烈和殘酷較之書中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無論前線還是後方，到處都是敵機空襲轟炸的目標。三年戰爭中，兵站醫院有十分之一的戰友犧牲，除一人病逝外，其餘全部死於敵飛機空襲。談及書中往事，最讓于楓難受的就是一次次面對生離死別。

1951年三八國際婦女節那天，敵人動用十多架B29重型轟炸機對醫院駐紮地春川進行地毯式大轟炸，傷員和女戰士們因提前進入防空洞躲過一劫。「我們有三個留守的戰友犧牲了，包括正給傷員做飯的炊事班老戰士，我在護士學校的同學于海禮，他犧牲時候才18歲。以及一位躲藏在掩體內的醫生，那個一米七幾的青年最後被燒成三尺焦炭。」說到這裏，于楓哽咽。

記得是在1952年夏，一位張姓南方小伙罹患急性傳染病，由于楓和同事進行隔離看護。前線衛生條件不好加上天氣炎熱，他身上膿瘡感染，生了蛆蟲。儘管進行了精心的治療和護理，一周後小張還是病情惡化去世，他留給于楓最後的一句話是，「護士姐姐，不用餵藥了，謝謝你。」

「傷員首先要送到我們這裏分類治療，情況嚴重就需要緊急手術後再轉送後方。」第三次戰役後，三八線附近的戰役如火如荼，重傷員越來越多，于楓便被派到手術室工作。所謂手術室，就是破漏的土房子，敵機在附近轟炸，屋頂的塵土泥塊就成片往下掉。需要照明就用煤油燈和手電筒湊合，醫生們在微弱的燈光下進行大小手術，也極少因條件差造成手術事故。

日夜「連軸轉」獻血救傷員

「我們經常把手術換下來的大量血跡斑斑的消毒巾、手術衣、膿血繃帶拿到村外冰封的河邊，砸開冰層後在刺骨冰水裏清洗。」在極端簡陋的條件下，醫院仍堅持嚴格的消毒程序。于楓講述道，有次我和戰友去河邊清洗手術用的敷料，突然有兩架F86型敵機從山後飛出，機關炮的子彈打到了附近河面上，我們幸好及時跑到附近大石頭後躲避，才躲過一劫。

由於醫院傷員太多，醫生護士們隨時面臨日夜「連軸轉」的局面，于楓有一次要同時輔助兩台手術的工作，手術進

行了三個多小時，傷員需要補充血液。醫院到1952年才建立血庫，凡急救用血，都是醫護人員獻血搶救傷員。當年，16歲的于楓因年少體弱，為救傷員而獻血後導致休克。她也因工作表現突出，榮立三等功。

最大期盼是世上不再有戰爭

1953年夏天，志願軍發起金城反擊戰，十三醫院在四十多個晝夜裏馬不停蹄地運轉，其間于楓因為勞累幾次昏倒在手術室，醒來後喝口水便繼續工作。最終在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署，這時距離第十三兵站醫院入朝剛好兩年零九個月。「那天的夜晚很寧靜，再也沒有敵機的聲音，我們睡了入朝以來最安穩的一覺。」老人追憶至此，不禁面露笑容。

「我那時最大的痛苦就是每天看到人們負傷和死去，沒有一天不希望戰爭快點結束。直到現在，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界上不要再有戰爭。」老人對記者說出這番話時語氣沉穩而堅毅，「戰爭是殘酷的，不是人民想要的，全世界人民需要的是和平。」